

甘丹才旺白桑布收复阿里与所立“经幡杆”的象征符号及蕴意

伍金加参, 西藏大学

引言

17 世纪末, 甘丹才旺白桑布 (དགའ་ལྷན་ཚོ་དབང་དཔལ་བཟང་པོ་) 前去收复阿里三围, 并征服拉达克, 试图重新建构阿里社会秩序, 以维护甘丹颇章政权。另外, 甘丹才旺的远征西藏西部, 改变了拉达克的历史地位, 使其受到甘丹颇章政权方面强有力的控制, 还进一步拉近了卫藏地方政府与阿里基层政权的关系。自此开始, 西藏各方势力可以直接通过阿里“四宗六本” (རྫོང་བཞི་དཔོན་བླུག) 基层政权进行来往, 这种局面在 20 世纪初期及对以后的甘丹颇章政权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关于 17 世纪末阿里社会秩序研究方面, 国内外众多学者作过专题研究, 如国外学者图齐 (1985) [1], 毕达克 (1985) [2], 罗布特·维塔利 (1985) [3], 洛桑 (1987) [4], 国内学者格隆·丹增旺扎 (1996) [5], 岗日瓦·曲英多吉 (1996) [6], 古格·次仁加布 (1994) [7], 齐光 (2007) [8], 黄博 (2007) [9] 和阿旺金巴 (2017) [10] 等。另外, 其他学者的作品中也有反映阿里社会秩序的内容。但是, 专门研究 17 世纪末甘丹才旺白桑布的历史功业及其阿里社会秩序建构的著作比较少见。因此, 本文拟以西藏阿里地方社会秩序建构为研究对象, 通过梳理其历史背景, 考究经幡杆¹, 试图探讨阿里基层行政体系的起初构成及其历史演变。

甘丹才旺前的阿里地方历史地域概述

¹ 藏文 (དར་ཚེན།), 是指经幡杆子的意思。མཁས་དབང་དགེ་འདུན་ཚོས་འཕེལ་གྱིས་དེབ་ཐེང་དཀར་པོ་ལས། ལྷིས་རེ་རེ་བཞིན་གྱི་སྐོར་དུ་དང་མདུང་རེ་སྐོར་བ་འདི་ཡང་ཅོད་གྱི་བྱུང་མོང་མ་ཡིན་པའི་སྐོར་རྩ་བུ་ཡིན་ཏེ། དེ་ཡང་ཚོག་མར་དམག་གི་རྟགས་སུ་མངོན་ལ། རྗེས་སོར་ཚོས་གྱི་ལས་སུ་སོང་བས། མྱོད་ན་བྱ་གར་དང་འདྲེས་པའི་ཅོད་རིགས་རྩ་མཐོལ་ནས། མཛད་ན་བྱ་གཞི་གི་སྐོར་དུ་ཡོད་པའི་ཅོད་གྱི་མི་གྲིམ་གཞིག་ཡིན་ཡང་ཅང་། སྐོར་དུ་དང་སྐོར་བའི་སྐོར་དེ་ད་ལྟའི་བར་དུ་ཡོད། ཞེས་འཛོད་འདུག་མི་རིགས་དཔེ་ལྷན་ཁང་། འཕེལ་འདེགས་རྒྱུ་ལྷན་ཁང་། འཕེལ་འདེགས་རྒྱུ་ལྷན་ཁང་། འཕེལ་འདེགས་རྒྱུ་ལྷན་ཁང་། འཕེལ་འདེགས་རྒྱུ་ལྷན་ཁང་། འཕེལ་འདེགས་རྒྱུ་ལྷན་ཁང་། 内容拙译: 相关经幡 (དར་ཚེན།) 研究在根敦群培的《白史》中记载述道“藏族挨家挨户的房顶上竖起挂有经幡的长牙是藏族特有的习俗。最初为战场出征的象征, 逐渐演变为宗教的象征涵义, 上部接壤为印度为好, 还是下部接壤汉地的所有藏家, 都延续着房顶上挂经幡的习俗”。详细记载在根敦群培著, 《白史》(藏文),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2 年 7 月, 第 18-19 页。

据相关史书记载，阿里王吉德尼玛贡有三子，长子白日巴贡，二子扎西贡，三子德祖贡。三个儿子年长后，为避免重蹈王室相残的悲剧，吉德尼玛贡把整个阿里分为三个行政区域分给三子，并形成三个地方割据势力。²具体区域和边界等据《拉达克王统记》记载：“长子白吉贡统辖阿里玛域，二子扎西贡所属领地为普兰、古格、亚孜等；三子德祖贡则占据了桑嘎、比地、比角等地”³。如上所述，阿里三围的行政模式形成，后世才出现了“阿里三围”⁴的说法。只有客观认识甘丹才旺白桑布之前阿里三围的历史地理概念，才能进一步探讨 17 世纪末的阿里地方历史背景及其演变过程，并以地方社会秩序建构加以研究。因此，笔者就此列举一二进行说明，但不易一一赘述。

17 世纪的阿里历史背景

17 世纪甘丹颇章政权时期，因教派之争，拉达克王森格朗杰进犯古格，占据阿里普兰、扎达、日土等地。五世达赖喇嘛和达赖汗派甘丹才旺率领以蒙古骑兵为主力的蒙藏联军，经过三年的激战，终于收服古格，攻破拉达克国，迫使其签订协议，拉达克所占领的古格、日土、普兰等地收归甘丹颇章政权管辖。1686 年，蒙古将领甘丹才旺在阿里建立噶本政府，设立包括普兰、日土宗等在内的“四宗六本”⁵，即阿里地区有四宗六本，最高地方官员即噶尔本必须由地方政府委派，由于阿里地处边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所以其官员的品第相当高，为外台吉四品顶戴嘉奖后不久，甘丹才旺前往自己拼死搏斗、功成名就的阿里，当了阿里历史上的第一任噶尔本，“噶尔”（གམ་ཤོག）亦即军营。因为在拉藏战争期间，这里是甘丹才旺大将统率的蒙藏军队的驻扎营地，故得此名，当甘丹才旺大将再次返回阿里后，原军营驻地成为阿里地方政府的行政机构驻地，

²周伟洲：《唐代吐蕃与近代西藏论稿》，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52 页。

³《拉达克史》（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23 页。

⁴在珍贵的藏文古籍《拉喇嘛沃传记》记载：“菩提祖师拉喇嘛沃就出生在‘阿里三围’：亚泽、普兰和古格中部。”另外，“吉德尼玛贡不仅有其极显赫的吐蕃赞普后裔之荣耀，而且他本人智勇双全，德高望重，很快受到当地百姓的拥戴和尊崇。并且，在此地政事等各方面打下了十分牢固的基础，也很快与老家有了联系。故而，其原来的两名忠臣按他们原先的承诺，把各自的女儿送往噶尔本做为其妃子。于是，焦日列扎勒的女儿焦日萨氏先后生了个儿子，他们就是阿里历史上有名的‘上部三贡’即长子拜吉日巴贡，次子扎西贡，幼子德祖贡。吉德尼玛贡生前为了避免重蹈其祖先之覆辙，为了不使他的三个儿子争夺其位而自相残杀，便把阿里分成三个势力范围，让个儿子各掌其政。长子拜吉日巴贡统领南自芒玉、帮库那赞，东自日土、色卡廓、囊廓典角噶布、日瓦马布、弥杰帕彭雅德、朵普巴钦等地，北自色卡工布，西自卡奇拉泽加等范围；由次子扎西贡统辖普兰、古格、亚泽等范围。由幼子德祖贡统辖桑嘎古松、毕帝、毕曲等范围，至此阿里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三个较大的势力范围，藏族历史上有名的‘阿里三围’亦由此而扬名。”详见：古格·次仁加布编著：《阿里史话》，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 年 3 月，第 12 页。

⁵古格·次仁加布编著：《阿里史话》，西藏人民出版社，2003 年 3 月，第 35-36 页。

“噶本”（སྐར་དཔོན）便是这个地方级行政机构的首领名称，阿里历史上曾有过五十余名噶尔本，都由噶厦政府直接派遣，刚开始一次一名俗官，后来一次两名，一僧一俗。首府设在“噶达克”（སྐར་ཕོག），是阿里的政治、经济、宗教和军事的中心。下属机构有四个宗（རྫོང་），分别为普兰达瓦、杂布让、日土。有六个本（དཔོན），分别为曲木帝、朗如、邦巴佐措、萨让。邦巴本又称邦巴罗强，其头领称噶伦，此官，相当于在改则的外四品官。“宗本”（རྫོང་དཔོན）是七品级的流官，直接从拉萨的甘丹颇章地方政府的一百七十五名僧官和一百七十五名俗官中委派，一般对政府立功不大者，派到边远偏僻地，带有一定的惩罚性。可‘本’（དཔོན）一级的均系世袭官，是在此次战争中立功最多的当地人，他们都持有政府的令文，有很多特权，带有一定的军官性质，在举行一年一度的噶尔恰钦盛会时，按战功大小排位就坐。

1788年，尼泊尔以噶厦增加边界商贸税收为由，派兵侵占吉隆、聂拉木、宗喀、绒下和普兰等地，大肆抢劫。1792年，清乾隆五十七年，清朝派兵收复所失领地，在《西藏志》中记载：“颇罗鼐长子朱尔玛特策登驻防于‘阿里噶尔栋’。1841年，道格拉王室森巴人派倭色尔为将，率森巴人、拉达克人和巴尔蒂斯坦人组成的联军，以朝拜神山圣湖为名，分三路侵入阿里。先后攻占日土、札达、噶尔昆沙、普兰等地方。清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获悉后，派代本笔喜等率军赴阿里，经一年多战争，彻底消灭入侵之敌，收复阿里。”⁶“这一点西方藏学家伯戴克先生中论述：“前藏、后藏、康区和阿里是四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地区。前两个不是行政单位，而只是地理上和民族上的名称；地区长官(第巴)⁷直属于西藏政府。阿里具有特殊的地位。这个大地区是后来(1684年)并入西藏的，仍被认为享有特殊地位的地区。但阿里地区的行政和西藏其它地区仍然大有区别。在这四个地区不设两名宗本，而只有一名宗本管理军政事务。在四个宗本之上，有两个噶尔本。因此，阿里是唯一保留自己特点的较大的地区。”⁸国内外资料显示，阿里边境稳定后，构建社会秩序制度，设置了以阿里三围噶尔本⁹两名、宗本四名、

⁶陈家璉主编：《西藏森巴战争》，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99页。另外，普兰县地方志编委会编：《普兰县志（内部资料）》，2010年，第411页。

⁷ 针对阿里地方行政长官则是阿里噶尔本，尚未查找到“第巴”的藏文资料和口述内容。对此不作纠正，则会影射其他学者的误解。总之，噶尔本的称谓不能代替第巴，因为它历史的特殊意义。

⁸ （意）伯戴克（周秋有译）：《十八世纪前期的中原和西藏》，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第一版，第296页。

⁹ 古格·次仁加布：《阿里文明史》（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第67页。另外，冈日瓦·曲英多吉：《雪域西部阿里廓松早期史》（藏文），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97页。

本六名构成的基层行政体制。这里的“四宗”分别为：在吉德尼玛衮来到阿里后最早行使管理职能的普兰地方设立的普兰宗；在原象雄八大城池之一的达卡城设立的达卡宗；在阿里古格王宫所在地札布让城建立的札布让宗；在原象雄四宗之一日土宗设立的日土宗。以上四宗县令悉由西藏地方政府直接委派。而“六本”为：1、萨让本，为六本之首，管理邓巴部落的土地、庶民事宜，在现札达县境内；2、“佐佐本”，管理米色尔（现门市镇）三部落的土地、庶民事宜，在现噶尔县境内。3、“曲底本”，管理曲底四部落，在现札达县境内。4、“纳木如本”，统辖其四部落的“本”，管理土地、庶民事宜，在现噶尔县境内。5、“仲巴本”（亦称博翁巴），管理仲巴三部落的“本”，在现噶尔县境内。6“朵盖齐本”，为朵盖齐的僧俗五部落的“本”，也是日土县自卫武装首领。后来还有改则本及其庶民。

象征甘丹才旺历史功绩的经幡杆

国内外学者对相关阿里和拉萨两地树立的两处经幡杆进行过概述，对此，阿里著名藏学家古格·次仁加布在《阿里文明史》里写到：“甘丹才旺收复历史的是非凡功绩，故西藏地方政府特此为他在大昭寺北面竖立经幡杆，号称为甘丹经幡杆”¹⁰ 与此同时，据笔者在阿里实地考察时，当地人对此经幡杆有着诉说不完的故事，以及对此经幡杆的历史来源持着共同的观点。对此笔者访谈了阿里岗底斯藏医学院，学校坐落于阿里神山冈仁波齐附近。并从事多年阿里政协古籍整理和主编阿里藏医院《岗底斯》期刊的普布加参先生，他讲述道：关于神山冈仁波齐转经道上“瑟雄”（གཤེན་གཤོང་）经幡，据说是甘丹颇章政权初期，甘丹才旺英勇善战收复阿里三围而立下的经幡杆，此后每年藏历四月十五日在此举行隆重的更换经幡杆仪式，我也自小目睹了三十多个春秋¹¹。另外，笔者在拉萨有幸拜访了主编《原西藏地方政府公文用语选编》的冷文·白玛格桑先生也讲述：“马年转山是藏历四月十五日，基恰噶尔本和阿里各

¹⁰古格·次仁加布：《阿里文明史》（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第69-70页。另外，笔者在实地采访时民间广为流传的历史传说和早期阿里学者阐述的内容极为相似。原文：

（མདོར་ན་དགའ་ལྷན་ཚོ་དབང་གིས་གཡུལ་ཐོག་མཛད་རྗེས་ལྷ་ན་མེད་པ་བཞག་པ་དང་ལྷགས། ལྷུ་ལའི་བ་དན་མཚོན་པོར་
བསྐྱེདས་ནས་ལྷ་ལྷན་དུ་བྱིར་ལོག་བྱེད་སྐབས། ས་གནས་མིང་གཞུང་གིས་ཁོང་ལ་གཟེངས་བསྟོན་བྱ་དགའི་ཚུལ་དུ་བར་སྐོར་བྱང་
ཚུབ་བྱོན་ལམ་གྱི་ཤར་དུ་ཁོང་གཡུལ་ལས་ནམ་པར་ལྷུ་ལའི་དན་ཉེན་དུ་དགའ་ལྷན་དར་ཚེན་བཅུགས་པ།）

¹¹ 普布加参，男，藏族，阿里普兰人，1979，采访时间：2019年8月8日，采访地点：阿里岗底斯藏医学院。

宗宗本、个僧院的主管人、地方头人、卫藏和康区以及印度教的朝圣者都相聚在神山的转经路上进行竖立经幡杆仪式”¹² 这一口述资料和文史资料阐明了竖立经幡杆仪式的庄严性，以及它所定期举行时噶尔本必须出席的重要环节。这些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更是体现甘丹颇章政权下阿里噶尔本的权力象征。此外，维也纳的巴菲隆利·凯特瓦记述：“17 世纪甘丹才旺白桑布在拉达克出征后获胜，并竖立了两处经幡杆：一在拉萨，另一在岗仁波。两处处于高大而统称为巨大的经幡。”¹³

但是以上论述较为笼统，并没有针对两处经幡杆的象征意义进行研究。根敦群培在《白史》中记述道“藏族一般民众，各家门上竖旗矛，此亦是藏族特有的习俗。最初为军户之标志象征，逐渐演变为法规，上部与印度杂居之藏族，下至汉族杂居之藏族，任何一户，都延续着房顶上亦皆有竖立旗帜的习俗”¹⁴。比如，在拉萨大昭寺东南方向竖立的经幡杆，统称为“夏嘉仁经幡杆”（ཤར་རྒྱ་རེངས་དར་ཆེན།）¹⁵该经幡杆认为是 15 世纪时期，为纪念宗喀巴大师圆满举办“传昭大法会”而立，这和笔者所阐述的拉萨所树立的经幡杆相互对应，而且具有象征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共同体。虽然目前很难从物化资料里搜集到有关大经幡杆的记录，而且从文告资料上很难断定这种经幡杆的具体年代，但是根据田野调查来看，甘丹才旺时期竖立的两处大经幡杆不仅具有象征历史的重要意义，而且与藏族的传统宗教文化息息相关。同时，在一些早期的西方学者的绘画和藏族传统的壁画上有着相关经幡杆子的象征寓意。故此，借用藏学家图齐先生

¹² 冷文·白玛格桑先生访谈录. 访谈时间：2020 年 3 月 26 日. 访谈地点：政协退休基地。སྤོང་དཔོན་

པ་སྐྱོད་པ་བཟང་གིས་ཏ་ལོ་ནམ་ཡིན་ལ་ “ཏ་ལོ་གངས་སྐོར” ཞེས་བོད་དབུས་གཙང་ཁམས་གསུམ་དང་ཉིན་རྒྱུ་ལ་དགས་སོགས་ནས་གནས་སྐོར་བ་མང་པོ་ཡོང་མཁན་ཡོད་ཅིང་། བོད་ལྗོངས་འཛུགས་ཀྱི་འཕེལ་རྒྱུ་ལྟར་དཔོན་ཤར་ལུབ་གཉིས་དང་། སྐོར་གསུམ་ལུལ་གྱི་རྫོང་འགོ་སོ་སོའི་རྫོང་དཔོན། དགོན་ཚེ་ལག་གི་རྩ་མ་ལས་སྡེ། མི་དྲག་སོགས་འཛུགས་ནས་ཏ་ལོ་སྐོར་ལམ་གྱི་དར་ཆེན་སྤེལ་བཞེས་ཀྱི་རྒྱ་རྒྱ་སོགས་ཀྱང་བྱེད་དགོས། ཞེས་དག་རྒྱན་ལྟར་གསུངས་སོ།

¹³ Katia Buffetrille and Robert Kostka, *Kailash—Map of the Holiest Mountain in the World*, Vienna, 2002, p.8.

¹⁴ མཁས་དབང་དགེ་འདུན་ཚོས་འཕེལ་གྱིས་དབ་ཐེར་དཀར་པོ་ལས། གྲིམ་རེ་རེ་བཞིན་གྱི་སྐོར་རྒྱུ་དུ་དར་མཁུང་རེ་སྐོར་བ་འདི་ཡང་བོད་ཀྱི་བྱམ་མོང་མ་ཡིན་པའི་སྐོར་ལྟ་བུ་ཡིན་ཏེ། དེ་ཡང་ཐོག་མར་དམག་གི་རྒྱལ་སྤོང་ལ། རྗེས་སོར་ཚོས་གྱི་ལས་སུ་སོང་བས། སྐོར་ན་རྒྱ་གར་དང་འབྲེས་པའི་བོད་རིགས་ནམས་ནས། སྐད་ན་རྒྱ་གཉིད་དཀྱིལ་དུ་ཡོད་པའི་བོད་ཀྱི་མི་གྲིམ་གཅིག་ཡིན་ཡང་ཅུང་། སྐོར་རྒྱུ་དུ་དར་རྒྱུ་སྐོར་བའི་སྐོར་དེ་དུ་ལྟའི་བར་དུ་ཡོད། ཞེས་འཁོད་འདུག མི་རིགས་དཔེ་སྐུར་ཁང་། ༢༠༠༢ལོའི་ཟླ་༥་ཀྱི་༤༡ལོ། 此外，根敦群培著，法尊法师译：《白史》，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 年 7 月，第 11 页。

¹⁵ བོད་ཀྱི་སྐོར་འབྲིང་དུ་བ་ལས། བར་སྐོར་ཤར་ཆོའི་གདོང་བཙན་དུང་མཚའི་བྱེད་ཀྱི་ཡོད་ཅིང་། དེ་ནི་རབ་བྱུང་བཅུ་བདུན་པའི་ས་རྒྱུད་ལྷོ་ལོ་ ༡༤༠༧ ལོར་རྗེ་ཙོང་ཁ་པ་ཆེན་པོས་རྩ་མུ་ཚོ་འབྲུག་སྐོར་ལས་ཆེན་མོའི་སྐོར་བཟང་གསར་གཏོད་མཚའ་པའི་རྗེས་དྲན་དུ་བཞུགས་གནང་མཚའ་ཅིང་། བོད་རྒྱུད་དའི་ཚོས་བཙོ་ལྷོའི་ཞོགས་པ་སྤུ་བརྒྱ་མ་བཏང་གོང་སྤུ་བཞེས་ཀྱི་བྱེད་དགོས་པའི་ལམ་སྐོར་ཡོད་ཀྱིན་ཤར་རྒྱ་རེངས་ཞེས་མིང་དེ་དག་རྒྱན་དུ་ཆགས་ཤིང་། བོན་དུ་དར་ཆེན་དེ་ནི་རྗེ་ཙོང་ཁ་པ་ཆེན་པོས་རང་པ་མངས་རྒྱས་པའི་བསྐྱུན་པ་རིན་པོ་ཆེ་ཚོགས་དུས་ཀུན་ཏུ་དར་རྒྱས་ཡོང་བའི་ལམ་སྐོར་དང་བཅས་གསར་བཞུགས་གནང་བར་གྲགས་སོ།

在《西藏的画卷》中的一句话：“对于佛教图案任何形象都是象征性的。我们应将这种图像诠释成，如同一部用神秘符号写成的书，惟有已接受其奥义者方可解读。”¹⁶来解读该壁画再适合不过了。藏传佛教象征符号¹⁷不仅形式繁杂多样，内容深奥难懂，涉及范围之广，包括社会生活到思想意识的方方面面。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思想意识的不断变化，使得象征符号所呈现的寓意，也随之变的更加丰富多彩，更具特征性。意大利藏学家图齐说：“西藏文化是宗教文化，西藏艺术也以同样的方式包容了独有的宗教内容。通过符号象征，它表述了复杂的直观直觉。”¹⁸因此，通过对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的壁画实地考察，笔者认为，文献资料和绘画实践虽然解析了有关经幡杆子的由来，但都未能对其象征符号进行深入的探究。经幡杆子不仅是普通的象征物，且是很值得研究的历史性的象征物。探讨经幡杆子的普遍性知识层面，要从个案分析的角度来试着解读此图蕴涵的特殊历史大背景及其所象征的符号意义。因为“这种绘画是对藏族灵魂、宗教生活及其历史全貌的一种展示。”¹⁹

众所周知，布达拉宫和大昭寺始建于7世纪松赞干布时期，起初宫殿和佛殿的规模不大。后来，于17世纪五世达赖喇嘛时期重建。就在重建之时壁画情景中的大昭寺背后绘有经幡杆，况且相关研究人员断定该壁画的年代是17世纪即甘丹才旺收复阿里的时间。由此可见，该壁画所描绘的经幡杆子的则是文中所述的拉萨竖帜的经幡杆。因此，笔者初步推断，这与蒙古将领甘丹才旺有着密切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关系。同时，想要重构历史原貌，这确实很难，我们只能通过传统的文献资

¹⁶Giuseppe Tucci: *Tibetan Painted Scrolls*. SDI Publications. 1999:269.

¹⁷强桑：《藏传佛教象征符号研究》，西藏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1年，第6页。参见：“藏传佛教象征文化应该属于藏族传统文化体系五大明之一工巧明当中。工巧明分为身、语、意三大系统。藏传佛教象征文化跟所有的身、语、意三大系统都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因此象征文化在藏传佛教和藏族文化领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藏传佛教象征符号按照其意义、形状、色彩、数字、结构、加持等作为定义的基础，有着特殊的理解和独到的解释。”

¹⁸（意大利）图齐等，向红笈译：《喜马拉雅的人与神》，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第314页。详见（意大利）吉塞佩·图齐：《西藏画卷》导言部分。

¹⁹（意大利）图齐等，向红笈译：《喜马拉雅的人与神》，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第313页。详见（意大利）吉塞佩·图齐：《西藏画卷》导言部分。详见：“当我们仔细观看一件又一件作品时，我们能从他们展示的肖像中看到他们的文化及民族精神的历史。这个民族长久以来一直生活在宗教的统治下，现在依然如如此。因此，这种绘画是对藏族灵魂、宗教生活及其历史全貌的一种展示。出于这一原因，如果我们没能使这些肖像在它们所处的环境中形象化的话，就不可能透彻地理解其含义。”

料、壁画题记和现代的文化人类学等方法进行探索性地研究与观察，并努力解读它所蕴含的文化符号渊源及其象征意义。

结语

17 世纪左右竖立经幡杆等同于早期藏族历史上的立碑及其盟誓文化的功能和象征意义，并体现出战争中的历史背景及其事件。据研究盟誓在阿里的社会生活和政治运行中占据特殊重要的地位。作为阿里社会一种颇为悠久的历史习规，盟誓在观念和法律两个层面受到格外的信重。尚且处于或继续处于初始形态的盟誓，在历史传说和档案资料之中屡屡得见，体现出调解社会关系、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机能。伴随着地方政权的稳固和政治的统合，盟誓逐步具备了比较完整的制度内涵，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甘丹颇章地方政权的构成要素。本文在总结以往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期从文献研究跃进到实地研究、从局部研究过渡到整体研究。通过详细整理与经幡杆有关的藏汉英史料，包括地方档案资料、历史文献和传统藏文史籍，并以同期的英汉史料作为补充和呼应，力图较为系统展现阿里地方历史背景，以及蕴含其中的只有通过史实解说方能澄清的文化象征意义。研究探讨阿里社会秩序建构，对了解西藏西部边疆的历史发展、社会经济生活及其文化习俗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和民间传说等进行梳理，尽量阐释了与甘丹才旺白桑布相关的独特的经幡杆子所折射出的时代背景、民族文化和象征意义，也即一种特殊的边疆历史、社会形态以及与甘丹才旺白桑布相关的阿里地区的文化特征。本文通过初步的实地调研并作了可行性的对比研究，笔者认为，在特殊历史文化环境下产生的经幡杆子不仅赋有一定的宗教文化意义，其自身也具有独特的历史象征意义。正是出于如上理由，本文在结构上将整体研究与个案研究相结合，将原始材料统合在整体性的框架之下，以求为还原阿里和拉萨经幡杆的历史全貌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 [1] 图齐著，李有义、邓锐龄译：《西藏中世纪史》【M】，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0年7月，第160页。
- [2] 毕达克著，沈卫荣译：《拉达克王国史(950—1842)》【M】，上海古籍出版社，第72页。

- [3]]罗布特·维塔利译著：古格阿旺扎巴《阿里王统记》【M】，1990年。
- [4]]洛桑·夏萨达日：《日土宗的历史宝典》【M】，阿里历史文化丛书，2001，第148页。
- [5]]格隆·丹增旺扎：《阿里历史宝典》(藏文版)【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8-43页。
- [6]]冈日瓦·曲英多吉：雪域西部阿里廓松早期史（藏文）【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97页。
- [7]]古格·次仁加布，《阿里文明史》（藏文）【M】：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12月，第67-68页。
- [8] 齐光，《17世纪后半期青海和硕特蒙古对阿里、拉达克的征服》【J】，中国藏学，2014年3期，第150页。
- [9] 黄博，《四宗六本：甘丹颇章时期西藏阿里基层政权初探》【J】，中国藏学，2016年第2期。
- [10] Nawang Jinpa, Why Did Tibet and Ladakh Clash in the 17th Century? Rethinking the Background to the 'Mongol War' in Ngari (1679-1684), *The Tibet Journal*, Vol. 40, No. 2 (Autumn/Winter 2015), pp. 113-150.